

为民主投的一票

在 Alexandra Devon 的关于会议过程的文章中有很多睿智有用的话，但是她认为意见一致比民主有用的观点，我深深地不赞同。

首先，我觉得她混淆了在一致性模式和民主模式中与会议有关的基本特点。比如，她正确地强调了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像“会议前应有社交时间”，“做特殊的努力与新来的与会者沟通”，“一个组里的成员之间应有互信”“组员应有共同的价值观”，“努力去表达，解释自己的观点，倾听别人的观点，当别人指出了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方面时修正自己的观点”。从另一方面，她指出了一个会议的不成功在于“人们一直打断对方”，“少数人控制了整个会议”，或者“比较安静的人被忽略”。

但是，她列出的所有的好的方面不是仅仅为一致性模式所拥有的，也不是说所有不好的都是产生在民主模式身上的。

我敢保证如果她向周围问一问，她可以发现很多可以告诉她民主的组织是基于共同的价值和信任的人。他们会告诉她这种组织会努力让新的人感到舒适，在这种组织里，人们互相倾听，互相敞开心扉，当别人补充的时候能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在这种组织里，决定往往是通过商讨让步作出的而不是强行通过。我也可以告诉 Alexandra，事实上有很多人可以告诉她他们在基于一致性模式的小组里的经历：少数人主导，人们不停地打断对方，安静的人被忽略。我想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这样的组不是在实行真正的“一致”，但是另一些人也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有同样的这些问题的民主小组也不是真正“民主”的。

我想那些一致性模式的支持者没有分清“一致”作为一个召开会议的模型和“一致”仅仅作为一个“一致意见”的单词之间的区别。从“意见一致”的角度讲，一致可以发生在基于任何一种模型的任何一个类型的组里。我自己也属于一些像这样的基于民主模型的组里，如果“一致”是从广义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对大部分事物的意见是一致的，很少有事情会牵扯到投票。我怀疑任何一个有着 Alexandra 说的全部优点（小规模，目标明确，互相尊重，互信，对别人的意见不带敌意地倾听等等）的组织会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达成“共识”，即意见一致，不管他们是不是很正式地通过民主模式或者一致性模式，或者只是请教《易经》，来做决定。

真正的问题，我想，在于什么样的模式对于不是那么完美的团体来讲是最合适的。比起居室能装下的人还多的团体，对目标有分歧和疑问的团体，成员之间没有那么互相喜欢的团体，成员太过于看重自己的意见以至于不是十分对别人的意见敞开胸怀的团体——其实，就是大部分团体。当有些人总是要控制、打断别人，另一些安静的人总是被忽略或者不敢讲话，那会发生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无论是在一致性模式还是 Alexandra 所不认可的民主模式中：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一些人“沮丧地回家”，另一些人“回家了之后再也没有返回”，剩下的慢慢消化这个糟糕会议的残余。

如果你不知道一致性团体的模式就是这样，那你还没有看得很远。

Alexandra 提出的改善措施是非常好的：好的会议设备，建立一个时间框架，在别人准备发第二次言之前让所有还没有发言的人都有机会讲话，注意到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一个团体的社会因素，知道并关心别人的感受和想法。（有些人可能会加上“那些会议习惯不让人舒服的喜欢挑衅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在一致性团体中能做的不能在民主团体中做。

事实上，民主团体更能够处理问题。这是因为民主可以让一个组继续它想要做的，尽管有些有阻碍作用、非常让人不舒服或者不敏感的人。民主可以让一个团体这样对这些人说：“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讨论/行为有帮助了，所以我们希望往下走，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民主使这个群体沿着大多数人希望的方向继续进行下去。

一致，从另一方面来讲，让那些不敏感或者固执的人把整个团队带进一个停顿。最理想的当然是他们“站在一边”，或者学会更加有建设性地参与，但是事实上发生在一致性团体里的是整个团队被阻止去做团队里大部分人想做的事情，或者说被阻止运作，因为一个或者少数人阻碍了意见的一致或者在大多数人想继续的时候拖拽着讨论。社会变化运动就是这样和许多分裂的团体的尸体一起被丢入了垃圾箱。

同时，一致性常常让安静的人变得更安静而且更不敢说，因为表达观点的人在一致性团体里的责任常常比在民主团体里的大得多。在一个一致性团里中，你清楚你会被更多的不同意你的对你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施加压力的人搞得很难堪。这对于那些正在培养勇气发言的人来说是非常吓人的。正常情况下，那些更胆小人会很快地“站在一边”或者说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只是为了丢掉这烫手的山芋。而且他们会更加不可能再说话。除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不舒服以外，这种动力方式其实是说那些少数大声讲出自己看法的人可以推着整个团队向一个大多数人并不喜欢的方向进行，而这大多数人却不敢说出来。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和投票可以赋予不那么好斗的人以权力，而一致性剥夺了他们的权力。

Alexandra 说的在民主团体中“除非意见一致（这种情况很少），否则会有一些人被摆在执行他们不喜欢的决定或者与这些决定生存的位置上”，这有时候会是真的。人们是不是确实对一个决定感到不舒服取决于他们到底有多不同意，这个决定有多么重要，和最重要的一一讨论的过程是否让人感到舒适。但是根据她的描述，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一致性团体中发生：一些人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不喜欢但是必须与之共存”的决定。

是否能“在一个有决定性的问题面前保持公正”，是否“在会议后（尽管会中有很多情绪）人们还是能够手握手并真心地说我们尊重对方的感受”不在于这个决定是否通过投票来达成，也不在于一些人“站在一旁”的一致性，而在于根据物质的

标准所评判的决定的好坏和对两个模式都适用的会议过程。

有一种情形对一个团体的正直有真正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情况就是当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可以阻碍大部分人的愿望。当这样一种情况诞生时——而且它确实在一致性团体中经常出现——它就对 Alexandra 的断言“一致性给予组里的每一个人平等、完全的权力”进行了一种讽刺。相反，在一个有 1000 个人想做一件事，一个人不想并拒绝一致的情况下，一致性最终把所有的权力移交到了那一个人手中，并完全地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力。

即使没有这种极端——但是不是不寻常——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更加细心地看所有一致性团体的记录，不仅仅是成功的，你会发现一个循环模式：少部分人主导，大部分人（有工作、有子女、或者不是有开会瘾的）的沉默或（与）离开，组织的瓦解，那些统治者继续把他们的模型强加到别的组织。

不要误会我：有一些我最尊敬并且有最好的开会能力的人倾向于一致性模式而且通过它做得非常好。如果一个团体是由像他们这样的人组成，一致性是有效的。但是大部分的组织不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的。并且在我的经验里，虽然两种模式的团体运作都会有好有坏，民主团体更加有可能运作好，也更加能在问题产生时解决他们。

如果一致性模式在你的组织中起作用，那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一致性模式的支持者正在做一个有害的行为——怂恿其他人去采用一个仅仅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有用的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导致了这么多人从社会活动中脱离出来。

1、Alexandra Devon: 这不是一个会议而是一次运动！ KIO #16

在 KIO 和 Connexions Digest 第 12 卷，第 1 册上发表

(翻译：杨韞)

Ulli Diemer

www.diemer.ca